

从汉砖兼说瓷图“凤凰于飞”



图1 汉砖正面



图2 汉砖背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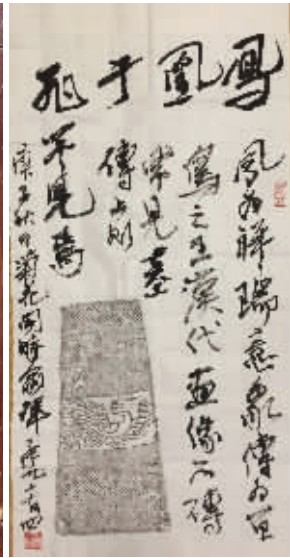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汉砖拓片俞律题诗

■江苏南京 胡子

这方“凤凰于飞”汉砖(图1、2),长29、上宽10、下宽14、厚4厘米,下宽上窄整砖呈梯形,双面有放射性十字线纹。经南京古都学会叶伯瑜鉴定,此砖约为东汉末至西晋时期的物件。江苏省文史馆馆员、书画家俞律在此砖拓片上题道:“凤为祥瑞,意象传为百鸟之王。汉代画像石砖常见,墓砖上则稀见焉。”先生说,“凤凰于飞,君来大吉。当宝之。”(图3)

凤凰于飞:从鸟图腾到被称为“东方神鸟”,凤凰的寓意始终是正面

的。凤凰于飞,是出自《诗经》中的词语,字面指风和凰相偕而飞,后用以比喻夫妻合欢恩爱。一般用来祝福新婚新人的生活幸福美满,又是用于婚礼的祝词,所以在许多青花瓷片上、瓦当上都有凤凰吉祥图案。如元末的釉陶瓦当“凤于飞”(图4),明万历大盘瓷片“石上丹凤栖,缘鸟则一之”(图5),清早期“生凤记”丸药瓶(图6),清康熙大碗瓷片“凤朝阳”(图7),清康熙盘底“凤穿莲”(图8),清晚期“团凤”粥罐(图9)……真可谓:一砖一瓦一瓷片,都是历代凤翔面。后来更由于周璇

的一首“凤凰于飞”的歌曲而使其家喻户晓。

《诗·大雅·卷阿》“凤凰于飞,翺翺其羽。”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“齐懿仲欲妻完卜之,占曰:是谓凤皇于蜚,和鸣锵锵。”唐·李白《早夏于将军叔宅与诸昆季送传八之江南序》:“前许州司马宋公,蕴冰清之姿,重傅侯玉润之德,妻以其子。凤凰于飞,潘杨之好,斯为睦矣。”唐·颜真卿《和政公主神道碑》:“凤凰于飞,梧桐是依。嗶嗶啾啾,福祿攸归。”等。都将“凤凰于飞”说得精妙!在大部分的记载中,凤凰的形象多为“细长脖颈,

背部隆起,喙如鸡,颌如燕,羽有花纹,尾毛分叉如鱼,行走步态倨傲而善于舞蹈,好集群,足脚甚高,体长六尺至一丈。”

有一篇歌词“凤凰于飞”,写得诗意满满:旧梦依稀,往事迷离,春花秋月里。如雾里看花,水中望月,飘来又浮去。君来有声,君去无语,翻云覆雨里。虽两情相惜,两心相恰,得来复失去。有诗待和,有歌待应,有心待相系。望长相思,望长相

守,却空留琴与笛。以情相悦,以心相许,以身相偎依。愿勿相忘,愿勿相负,又奈何恨与欺。得非所愿,愿非所得。看命运嘲弄,造化游戏。真情许诺,终于随乱红飞花去。期盼明月,期盼朝阳,期盼春风浴。可逆风不解,挟雨伴雪,摧梅折枝去。凤凰于飞,翺翺其羽,远去无痕迹。听梧桐细雨,瑟瑟其叶,随风摇记忆。梧桐细雨,瑟瑟其叶,随风摇记忆。

在人们的潜意识中,龙是威严而又神圣的,只可远观不能亵渎;而凤凰象征吉祥如意,富有亲近感,同时它也象征着爱情。而当龙和凤在一起时,就形成了“龙凤呈祥”的场面,庄严的同时也更亲近,因此“龙凤呈祥”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凤凰是中华文明的标志之一,代表着祥瑞、希望和如意,从古至今,变的只是它的名字,不变的则是它所蕴含的感情与意义。



图4 元末的釉陶瓦当“凤于飞”



图5 万历大盘瓷片



图7 清康熙大碗瓷片“凤朝阳”



图6 清早期“生凤记”丸药瓶



图8 清康熙盘底“凤穿莲”



图9 清晚期“团凤”粥罐

漫谈“炉瓶三事”

■河南洛阳 刘英杰

古人对生活细节的要求可谓刻画入微,所谓“炉瓶三事”,笼统来讲无非是焚香的器具,但在凡事皆讲究的古代礼节中,是和“陆羽造茶具二十四事”一般的雅致细腻。焚香与品茗,是古人雅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仪式,且漫漶成一组难解的玲珑,难舍难分,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,无论是演义小说、戏曲弹词,还是文人诗词、丹青画作,但凡有茶事的章节,必定少不了焚香的情趣。

时至今日,相对于明清焚香成风的过往潇洒,炉瓶三事显得日渐凋零,清时仅紫禁城

内外的北京人能够知晓其中意味,而对于外省人来说,不啻于天外来客。延至民国,国事糜烂,闲坐窗前听夜雨的闲散已风流云散,炉瓶三事更是日渐消弭,成为以讹传讹的佛教用品。历史便是这样,人们无法记住过往岁月中所有慷慨流丽的细节,“炉瓶三事”相对于“茶具二十四事”的命运即是如此。人们记住了茶事,记住了茶艺,记住了茶鼎、茶瓯、茶磨、茶碾、茶臼、茶瓢、茶匙等名目繁多流程繁琐的茶

具,却忘记焚香,忘记了“炉瓶三事”,同样忘记了历史上的人们曾经袍袖厅堂里氤氲如梦的富丽与悠然。

炉瓶三事,实际上是由炉、瓶、盒等三件组合的一整套焚香用的器皿,缺一不可,故称“三事”。正因为古人对香事活动的注重,用成套炉、瓶、盒三事的时尚也渐渐兴起。焚香之余,对于炉瓶三事的讲究也是必要的。沉舟侧畔千帆过,有关炉瓶三事的起源已经无法考证,但自从宋代产生了隔火熏香之后,香炉则成为普通人家的必备用品。在佛事并不繁盛的宋代,香炉的作用并不是单纯祭拜宗教与先辈,更多的是宽袍大袖之间的熏香与厅堂楼阁中的焚香。自然,伴随隔火熏香与熏炉产生了配套的用具,即瓶、盒、铲等用品,久而久之,形成了特定的组合,即炉瓶三事。

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,产生于宋代的炉瓶三事在元代得到了延续,虽然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元代将其发扬光大,但粗犷的草原民族仍然乐于接受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缭绕香

雾,因为熏香毕竟比狼烟好闻。无论怎样,我们在古玩遗存中见过各式各样的元青花鬲式炉、三足炉,好在,炉瓶三事没有因此而中断。元代古典戏剧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中即有炉瓶三事的旖旎片段,张生夜读,崔莺莺前来焚香伴读,从一些图文本中不难看出崔莺莺侍弄炉瓶三事的细节,其所营造的温馨情调和醉人氛围经久不衰,至此也产生了一个千古读书人的共同念想:红袖添香夜读书。

明代应该是炉瓶三事发扬光大的一个重要时期,抛开名闻天下的宣德炉不说,我们在明代士子所擅长的仕女画中经常可以看到炉瓶三事的身影。以美女之妖娆体态衬托熏香之纸醉金迷,固然是件美事。所以在这个时期,炉瓶三事已经为世人所接受,并且不局限于豪门巨族,即便是没有读书人的小康人家,焚香学风雅也是彰显门第的必备之物。

爱新觉罗王朝是受汉文化影响至深的一个王朝,他们尊崇孔教,尊重汉人,特别是读书人,自然学会了汉代读书人的

一切好习惯与臭秉性。炉瓶三事在清代中期达到了巅峰。无论是《红楼梦》:“这里贾母花厅上摆了十来席酒,每席傍边设一几,几上设炉瓶三事,焚着御赐百合宫香。”以贾府之富甲天下,炉瓶三事之流行可谓上行下效,蔚然成风,深入骨髓,流落纸间。再听市井“弹词”《再生缘》,“娶新人翁姑心乐”也说:“炉瓶三事茶几摆,汉铜宝鼎设中间,金银酒器调羹碟,茶杯象箸玉杯盘。上边俱用红绳系,彩袱遮盘颜色鲜。”炉瓶三事也只有在这个时代,才像“茶具二十四事”一般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血脉。

炉瓶三事和茶事的繁琐规矩一样,摆设也有一定要求,一般中间放置香炉,香炉两边各置箸瓶、香盒。香炉为焚香之器,所焚之香,并不是今天这样成束的线香,而是香面或香条。故焚烧时须用铜箸与铜铲,箸瓶就是用来盛放箸铲的,香盒即是用作贮藏香面或香条的。若是焚线香,则不需要箸瓶、香盒这两种器物了。但好香多不制成线香,故箸瓶、香盒必定成为焚香所不可缺少的两件器物。



由炉、瓶、盒三件组合的一整套焚香用的器皿,即“炉瓶三事”